

我凭沙雕气质俘获美男芳心

「陛下，娘娘说它是穿越的。」

皇上:「哦，衬衫的价格是？」

我:「.....九磅十五便士？」

结果并没有出现什么大型认亲现场，皇上脸色霎时变得阴沉，他直接把我打入冷宫。

我:「??？」

怎么回事，咱们不是老乡吗!!!

「娘娘，」宫女轻声说，「您做什么不好，非要模仿先皇后。」

啥？这难道不是读过高中的人都知道的东西吗？我模仿个屁啊，有人模仿我的脸，有人模仿我的面，还有人直接将英语听力申请专利！

「先皇后和陛下伉俪情深，只可惜仙逝的早，徒留陛下一人对着她留下的诗集睹物思人。」

诗集？

我试探性开口：「床前明月光——？」

宫女：「疑是地上霜？」

宫女：「这是先皇后诗集的第一首，宫里人人都会背呢！」

好家伙，我往地上一坐，这先皇后怎么不给后人留条路呢！！

1.

冷宫的第一天，好冷好冷好冷。

冷宫的第二天，好饿好饿好饿。

冷宫的第一个礼拜，好无聊好无聊好无聊。无聊到我已经把我这人的身份过往扒扯干净了，就连小时候扒了小王爷的裤子的细节都知道的清清楚楚。

「你去跟皇上说，我不是穿越的。」我扒着门，对外面的侍卫说。

侍卫一脸冷漠：「娘娘，陛下不喜欢有人效仿先皇后。」

我：「？？？」

合着先皇后连这也干过！？

「好吧，或许你知道水的密度是 $1.0 \times 10^3 \text{kg/m}^3$ 吗？」

侍卫一脸冷漠：「卑职还知道油的密度是 $0.8\text{g}/\text{cm}^3$ 。」

好家伙，竟然小学科学知识都不放过。

「氢氦锂铍硼？」

「碳氮氧氟氖。」

「奇变偶不变？」

「符号看象限。」

「一二三四五？」

「上山打老虎。」

「一闪一闪亮晶晶？」

「满天都是小星星。」

「你知道勾股定理吗？」我不死心地问。

那侍卫像看傻子一样看我，「卑职知道洛必达法则。」

我：「……」淦！

「好的对不起打扰了，请问饭菜什么时候来，我饿了。」

冷宫的第一个月就这么过去了。

我很难过，我很悲伤，我破口大骂，我四处寻死。

先皇后已经仙逝，说不准就是回原来的世界了呢！？

我摸了摸柱子，摸了摸头，一鼓作气，冲啊——啊还是算了吧，我怕疼。

万一撞死了就真的死了呢？

等等，我是怎么穿越的来着？关于曾经的记忆，我绞尽脑汁也想不起来。

我更悲伤了。

这夜，我躺在冷宫的破床上，打坐发呆。

一个穿黑衣的大哥突然出现，他顶着那张和皇帝几分相似的脸笑嘻嘻的凑到我跟前。

「你在干嘛？」那大哥好奇地问。

我被吓了一跳，脱口而出：「爷在修仙。」

他：「？」

我：「.....」

沉默几秒后，「你穿越的？」他问。

我面无表情的答：「不是。」别再说了，臣妾累了，臣妾真的倦了。

「哦，」他继续问：「那你是？」

我：「家父赵良品，家兄赵朴，臣妾只是这万恶封建社会下的一只蚂蚁。」被集权的人一句话打入冷宫虚度光阴，只能半夜爬起来修仙这样子。

「哦，」他摸了摸下巴，「所以你叫赵梓，你们一家都是良品铺子的忠实拥护者？」

「嗯嗯是的你说的都——良品铺子！？ 」我一个激灵，扶住他的肩膀，「莫非兄台？」

他邪魅一笑露出八齿，冷酷地说：「我不是。」

我：「.....」

宝，你听，你的话好冷漠好无情，你犯了罪，你偷走我扑通扑通的小心脏，你又把它西吧碎地归还，你让我好心痛。究竟是怎样薄的唇，能吐出这么冰冷的话语？

「你也是那劳什子二十一世纪来的吧？」他拂开我的手。

「我皇嫂若是还在，一定会与你相处的很好。」

皇嫂？我一愣，又是先皇后？等等，皇嫂？这夜闯冷宫的男人该不会是那个时候被赵梓扒过裤子的小王爷吧？

我.....旁的先不说，还是喊救命吧。

他又开始自说自话：「既然你是穿越的，那你应该不认得我。」

虽然不认识你，但是我知道我扒过你裤子。

「我叫高夜弦，」他突然凑近，声音也放轻了些许，「你叫什么？」

「我.....叫赵梓啊。」

他笑了笑，「我问你原本的名字是什么。」

不瞒你说，我脑海里除了「赵梓」这个名字，啥也想不起来，仿佛曾经在现代生活的事实都被一只无形的手抹干净了。

我悲痛地闭上眼睛：「俺忘了，想不起来了。」

高夜弦耸了耸肩，似乎没放在心上：「哦，问题不大。」

「诶诶，你给我讲讲你的家乡吧？」他不知道从哪掏出一坛酒，迷人微笑轻启薄唇：「来嘛。」

我眼皮一跳，脑海里突然响起那魔性的「小帅哥小美女快来玩呀」。

「.....」

我被高夜弦拎着后衣领上了屋顶，救命我好想逃。

抖抖索索抓着他的袖子，「大哥，或许先皇后有解释过『恐高症』这种东西吗？」

他哼了一声，装没听见：「赵梓快来，跟我讲讲你的故事。」

我：「我我我我不.....」救命救命救命！我腿软得站不住了！

「.....」他不满地眯了眯眼，月光下他的五官柔和，微微勾起的嘴角弧度不怀好意。

「哦，」他拍了拍我的脑袋，往冷宫一角一棵估摸有二十米的大树一指：「本王觉得那里风景极佳，不知你觉得如何？」

「.....」我欲哭无泪，「不用不用不用，就这吧！」

「好，」他满意了，我快死了，「你喜欢就好。」我喜欢个鬼啊。

我害怕地贴着他坐，双手紧紧缠着他的一只手臂，此时此刻古代封建礼制在我这都是屁。「封建礼教吃人本质，鲁迅先生诚不欺我！」这些人仗着自己有几分权力地位就玩弄别人，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身上！

「哦？」他心情极好的样子，「谁是鲁迅？」

我泪流满面，答：「我男神。」

只这一句话不知触了这位大爷哪个霉头，他「噌」地一下站起，连带我差点从屋顶上滚下去。

「喂你这人怎么回事啊！」我气嚷一句，口嫌体正直地抱着他的腿。

「.....」他扒开我的手，把我一把扛在肩上，我怕的哇哇叫：
「高夜弦你个王八蛋！」

一阵风痒痒拂过，再睁眼时我已然站在平地上。

高夜弦面上表情不显，他原地踏了几步，雄赳赳气昂昂：「本王走了！」

我：「哦。」

他原地踏步，「.....本王走了！」

我：「？」

我瘫在地上好心指路：「门在那儿。」

高夜弦咬牙切齿：「赵梓，你.....」

我：「？？？」

「慢走不送？」

他似乎被气到了，迈步过来举起小拳头往我身上轻轻捶了几下：「嘤嘤嘤小拳拳捶你胸口！」

好家伙，我直接五雷轰顶震惊全家，真没想到先皇后业务这么齐全，连这都普及了？

「王爷，」我挡住他的小拳拳，「明天见？」

他一愣，偏过头退了一步，「本王走了。」

我挠了挠头。

他退了一小步，继续重复：「本王走了。」

我抓了抓耳朵，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」

「.....」高夜弦咬牙，含糊不清道，「鲁迅.....」

我：「？」

高夜弦：「他，男神.....」

「噢，」我恍然大悟，「我男神啊，怎么了？」

「.....」

「你，」高夜弦脚用力跺地，「是不是喜欢他？！」

我：「.....？」

别告诉我，你这莫名其妙的反应是因为吃飞醋啊哥，我跟你好像才认识几分钟吧？

我摸了摸脸，难道是我长得太美了？

宝，我原谅你了，因为我无法生一个眼光这么高的人的气。

2.

那小王爷接连骚扰了我一个月，在我提出「你能不能让我一个人待着」的卑微请求后，他今天总算没再来了。

于是今天是无聊的一天。

我蹲在那棵高约二十米的树下，挖了个坑把高夜弦的酒埋了进去，也不知道为什么他酒量差，每次来却还带瓶酒，喝醉后又要我劳心劳力把他踢到地上。刚拍完土，背上就被轻轻踩了一脚。

我气急败坏：「谁！」

这日子没法过了，在冷宫待不下去了，我要逃我要跑我要离开这个地方！

「是我呀！」高夜弦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「赵梓，你在干嘛？」

「.....」哦是你啊，你怎么又来了！你一个王爷不好好待着老是在找我干什么？

「你知道『种瓜得瓜种豆得豆』吗？我给你种些酒。」

高夜弦陪我一起蹲下，眼神透着可惜：「可怜孩子，都傻了。」

我：「.....」

「诶，今天有北郡使臣来，你要不要随我去看看热闹？」

我站起身，打算去干饭，「不了，那皇帝看着我不让我走着。」

「啧，」他恨铁不成钢地看着我，「办法总是想出来的。」

「我偷偷带你去啊，」高夜弦变戏法一样掏出一个包袱，
「去，把衣服换上，爷带你去见见世面。」

我展开包袱，发现里面是一条小裙子。

「请问我换这个的意义何在？」

「穿着好看啊。」高夜弦说。

好吧，你是大哥，你说得对。

他伸出一指，在我额头上轻轻一点，我刚想伸手碰，却被他制止了。

「你还想不想出去了？」

「.....好吧。」

换上他给的衣服，被他领着走出冷宫。他的步伐六亲不认大摇大摆，门口的侍卫竟对我们视而不见。

确认过侍卫是真的看不见我们的时候，我好奇地戳了戳高夜弦，「你搞的什么，他们怎么没反应？」

只见高夜弦神秘一笑，道：「姑娘家，问这么多作甚？走吧。」

好吧，你不说就算了，我一点也不好奇。

我一点也不好奇，真的一点都不好奇。「我一点也不好奇，所以你千万别告诉我。」

高夜弦：「.....」

他止住脚步，定定看了我几眼，随即笑道：「你跟我想的不太一样。」

「那你想的我，是什么样？」

「嗯.....」他继续走，「谁知道呢。」

「.....」

喂小伙子，你这话真的很欠打诨。话说一半天打雷劈啊！

也不知道走了多久，我感觉我的脚都走废了，他才慢悠悠地回身看了我一眼。

「待会儿要是有人跟你搭话，你就装哑巴。」他嘱咐道，「就算是皇兄问你话，你也不能张口，懂我意思？」

我点点头，「为什么？」

他：「.....不准问为什么，只要照做就行。」

我：「.....」

宝，你看，你又把你的快乐建立在我的痛苦之上。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坦诚相见没有秘密没有那么多好奇？

他带着我落座，奇怪的是周围的人仿佛都不认识我一般。真不对劲，按理说我一个小妃子的脸不至于这么没辨识度吧？

那皇帝也不认识我的样子，大家好像都是第一次见我一样。

「夜弦，你身边这位是哪家的千金？」皇帝端坐高位，语气亲切。

这就是对弟弟的态度吗？我爱了，我也好想被帅哥皇帝如此亲切的问候啊！

不对，他不认识我？？？什么，皇帝不认识我？！

「嘻嘻。」高夜弦用朗读一般的音调顾左右。

我：「？」

大哥你要笑就认真笑，不要这么敷衍人啊！

「哈哈。」高夜弦没有回答皇帝的问题，皇帝似乎也没在意。

高夜弦拎起茶壶给我倒了一杯茶。

「.....」我刚想说谢谢，就被他用茶杯堵住了嘴。

「你别忘了我怎么说的，」他眨眨眼，「安静吃饭，我没记错的话，待会儿还有表演。」

表演？

他像是读懂我的心声一般，道：「对啊表演，胸口碎大石什么的。」

「你不是最喜欢看这些新奇的玩意儿了吗？」

我接着茶杯乖巧点头，诶不对，诶等等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怎么搞得你很了解我的样子啊？不，怎么搞得你好像什么都知道的样子？

我满腹的疑问，我的脑袋上都是问号，我死死盯着高夜弦那张脸，渴望在他脸上读出一些微表情。

但是我什么都没盯出来，他又不让我说话，我只好咬着茶杯发泄我的小情绪。

可恶，我真的好好奇啊。

这个谜一般的男子，他该死的迷人。好吧，我承认了，你这男人粗劣的手段引起了我的注意。呵，男人，不要得意的太早，我待会儿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引火烧身。

高夜弦一脸吃了屎的震惊。

我瞪他，怎么，干嘛，莫名其妙。

他的手却接过我手中的茶杯，一双桃花眼含笑看着我，红唇印在我残留在杯上的水渍上。

「引火烧身吗？」他凑近我，笑得魅惑，「去本王府中？」

3.

「.....」哥你好骚啊，你再这样我就要告你性骚扰了。等等，你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？你不会对我干了什么不该干的事情吧？

高夜弦：「.....」

他眉眼间满是风流，轻启薄唇，却是吐出冰冷的字眼：「女人，你这样让我很心痛啊。」

我战术性后仰，眼珠子向上一滚，优雅地翻了一个白眼。

谢谢，有被尬到。

「不客气，」他轻抿了一口茶，「好好坐着吧，待会儿看表演。」

我靠着他坐下，刚想拿起桌上的糕点往嘴里塞，却见他突然眉头紧锁。不要问我为什么吃个糕点都能发现他的不对劲，主要是他的动静真的太大了。

你说他皱眉就皱眉吧，把茶杯猛地拍桌上，茶水溅我一袖子是什么意思？

「我.....」他突然抬手在胸前摇了个花手，「我突然有些不舒服。」

？不舒服不是你突然鬼畜摇花手的理由。

「花手？」他好看的眼角抽搐了一下，「算了不重要。」

「待会儿我不管怎么样你都不要管我，有人跟你搭话你也不要开口说话。」

啊？

「要是有人让你.....算了。」

他突然叹了口气，「等我一会儿，最迟一炷香。」说完的瞬间，他眼睛里的光瞬间暗沉下来.....就像游戏突然下线一般。

骨节分明的手依旧端着那茶杯，给人的感觉却与刚刚截然不同.....就仿佛，现在的高夜弦是一个失去生气的木偶动作僵硬，目光呆滞。

被我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，我觉得此时此刻我的眼睛瞪得像铜铃。

算了，怎么可能，这也太玄幻了。

我摇摇头，决定先把桌上的糕点干掉。

北郡使臣个个身着貂毛，这让我很怀疑他们有没有长痄子。毕竟这大热天的，我穿着纱裙都热的不行。

「见过皇帝陛下！」他们整齐划一地对着端坐高位的皇帝行礼。

一切都进行的很和谐，就在我搓手手等着表演的时候，一个北郡使臣突然站出来叽里呱啦用着不流利的汉话指了我。

「吾对这位姑娘一见钟情。」那位穿着时尚貂毛的糙汉帅哥说。

我：?????

小朋友，你的头上是否有很多的问号？等等，难道我的设定是倾国倾城沉鱼落雁闭月羞花？

我嘴里的糕点因为震惊，纷纷从嘴里跑出来，最后被我喷在了高夜弦的身上。

高夜弦只端起那杯不幸被殃及的茶水放在嘴边轻轻抿了一口，那气定神闲的模样让我叹为观止：大哥，你不觉得你这样有点恶心吗？

「夜弦，这位王子看中了你相与的姑娘，你当如何？」皇帝看戏一样的态度，让我很难不想给他端一盆瓜子。

高夜弦放下茶杯，露出迷人微笑，发出单音字：「哦。」

我：「？」

你哦！？你哦谁呢？？男人我告诉你你真的要惹火我了。惹火我的下场，我敢保证，你这辈子不会想体会第二次的！

糙汉帅哥许是不满于他的态度，「若是王爷恰也心悦这位姑娘，我愿与王爷公平竞争。」

高夜弦：「嗯。」

皇帝哈哈大笑，开始拍手：「好！」

好你个头啊我淦！有没有问过我的意见啊？

我暗搓搓掐了一把高夜弦的腰，喂你说你身体不舒服，可没说你身体不舒服脑子也没了啊我的臭宝。

见他没反应，我咬着牙又掐了他一把，这次倒是有反应了，他没有感情的吐出两个字：「哈哈。」

我：「.....」你 mua 的。

我宣布，从现在开始高夜弦再也不是我的好铁汁。

「既然皇帝陛下和王爷都没有意见，」糙汉帅哥一笑，「听闻王爷尤擅剑术，不如就在此比试一番？」

高夜弦又抿了口茶，简直不忍直视，毕竟那茶里都是我刚刚喷出来的糕点碎屑。

他平淡地「哦」，哦是哦了，就是本人并没有想起身的意思。

那糙汉帅哥开始耍剑，耍剑就算了，期间还频频朝我抛媚眼，我战术性低头，希望这尬到脚趾抠地能抠出一个四合院的事儿赶紧结束。

太尬了真的，我没想到会这么尬，尬到我脚趾都抽筋了。

也不知道糙汉帅哥耍了多久，他最后一步跨到我们桌前，用剑端挑起了我的下巴，逼迫我与他对视。

只是我脚趾抽筋太过痛苦，五官狰狞，倒是把他直接看愣了。

糙汉帅哥收回剑，冲高夜弦作了个邀请的手势，「王爷，到你了。」

没脑子的高夜弦果然没让我失望——他直接认输了。

4.

真的，宝啊，你要是想跟我玩欲擒故纵，我承认，你的小手段很有用，但是你能不能别再这种大事上掉线啊！

到时候我被糙汉帅哥带走了，我找谁哭去啊！

我想开口说话，却觉额头上一阵灼热的痛感，想开口的欲望越强烈，痛感也越强。

但是我再不说话，我就真的要许配给那糙汉帅哥了。

千钧一发之际，高夜弦变成了光，呸，他终于有脑子了。

他直接踹翻了面前的小案桌，从身边侍卫手中抽出一把剑，潇洒地挽了一个剑花，直指糙汉帅哥。

「请.....呸！」他原本凜然清冷如谪仙的气质瞬间消失殆尽，他难以置信地抹了抹嘴，看向我：「你给我吃了什么？」

我：「.....」

是你自己喝了那杯恶心的混有我口水和糕点碎屑的茶好吗哥。

他：「.....」

他艰难地将头扭过去不再看我，对着糙汉帅哥说完了他的台词：「请赐教。」

好耶，打起来打起来。

我原本以为高夜弦这么装逼，是因为他的确有实力，但是我没想到他搁这儿唱空城计呢。一招一式看起来的确赏心悦目，但被糙汉帅哥轻轻一挡，我们王爷的剑直接就飞出场外了。

嘴唇颤动，我一句话都说不出口。

你这和你刚刚直接认输有什么区别，丢脸丢得更彻底吗？

在剑飞出去的刹那，全场人都屏住了呼吸。

高夜弦：「.....」

高夜弦：「告辞！」

下一秒就捞起我往外跑，我被他颠得都快吐了：「喂你慢点啊.....」

只这一句，似是打破了什么禁制，额头上突然一阵灼热的痛感，耳边似乎有细微玻璃破碎的声音。

「那不是被打入冷宫的赵妃吗？」

「是她！」

「.....」

听着身后的侍卫如是说，我忽然心下一紧。

「让你别说话吧，」高夜弦将我夹在咯吱窝下，灵巧地躲进御花园里的假山洞，「你等我结个印。」

我：「啊？」结印？什么结印？

只见他将我放下后，双手抬至胸前摇起了花手。

我：「.....」

宝，我不知道我该怎么表达我此时此刻的心情。就，你还有什么惊喜是朕不知道的？

我姑且称之为高夜弦版花手，他最后双手交叉十指相扣，又啪得一下分开，往我脑门上弹了个崩儿。

「？」我捂着脑袋，想说话控诉他却发现一个音都发不出来。

他朝我伸出一只手，「走吧，他们认不出你。」

等等，我是不是走错片场了。

见我没动，他倒是不好意思起来，脸红着伸手在我头上摸了摸，「摸摸，就不痛了。」

只是他也没摸着我的脑袋，毕竟我用手捂着呢。于是我也开始不好意思起来，这么一个大美男说摸手就摸手了，我还挺害羞嘻嘻。

「好了，」他又朝我伸出手，示意我将手放上来，「可以走了吧？」

「再不走，我可不敢保证会发生什么。」

我犹豫了两秒，将手从他手上缩了回去。

好吧，看你这样，我就大方一点给你个机会。来吧宝贝，不要因为我是一朵娇花就怜惜我。

高夜弦眼神复杂，他收回手，「你是不是需要去看看脑子？」

我：「？？？」

宝，爱呢，消失了吗？终究是我一人错付了吗？你，你的唇艳比红花，热情似火，是怎么吐出这么冰冷的话语的？你，你好狠心，你像一根搅屎棍，把我宛如一锅香甜的小米南瓜粥的心，搅得天翻地动，不得平静。

啊，我好伤心。

高夜弦一脸无语：「.....」

你，你这是什么表情，这就是男人吗？爱的时候一起赏月，今晚月色真美；不爱的时候，再美的我都惊不起你的一点波澜。呜呜呜，就让我痛快大哭一场吧，难道六岁的我不能为爱流一次泪吗？

高夜弦直男发言：「你不是十八岁吗？」

我：「.....」

我懂了，我被爱判处终身孤寂。

5.

被高夜弦牵着手走出御花园，据说皇帝大怒，要把高夜弦关禁闭，还要把我踢去跟北郡联姻，毕竟一个关冷宫的女人对他来说没一点用。

高夜弦把我塞进马车，然后自己也钻了进来，「走吧，去王府。」

啊，我不是要去和亲吗？

「你跟我一起玩的时候，也没想着你是我皇兄的人吧？」他边说边靠过来，拔了我一根头发，在空中撩了几下，那根头发就消失不见了。

什么？宝，你得孙悟空真传了？能把头发变成我的分身？

你怎么总是背着我偷偷进步，你莫不是想悄悄变成猴子，然后惊艳所有人吧？

他没理我。

我偷偷瞟了他几眼，发觉这人不说话的时候，有那么点仙风道骨的气质。

噫，这长相这气质太能唬人了，也不知道骗过多少小姑娘。

在我走神发呆的时候，王府到了。

此时此刻站在王府前，油然而生一股不切实际的的感觉：我一个皇帝废妃，跟着皇帝的弟弟，回家了。

「傻站着干嘛？」高夜弦揉了揉我的脑袋，「王府不缺看门狗。」

「我.....」诶，我能说话了？

高夜弦推着我进去，「说吧说吧，现在没事了。」

「诶高夜弦，我觉得不太对劲。」

「哦，哪不对劲？」

「我们这算是乱伦吗？」

「哈？」高夜弦脚步一顿，「我们可是纯洁父女关系，你在想什么。」

「.....」我停下脚，狠狠踩他：「滚！」

他敏捷一躲，「遵命！」随后躺地上开始打滚，把我看得目瞪口呆。

在王府的第一夜，失眠，于是打算出去溜溜。

只是还没怎么溜，我就莫名其妙摔了个狗啃泥，摔得脑子发昏。

然后我做了一个梦。

我是赵梓，十四岁进宫。先皇后当时年仅十五，长相秀美，皇帝独宠她一人，从未临幸过我们任何人。只是先皇后为人风趣幽默，我们都很喜欢她。

虽然她有时总说些我们听不懂的话，诸如「封建礼教吃人」「人人平等」「皇帝是个大屁眼子」的，但是我们还是很喜欢找她讲故事。

我同她关系最好，她时常会找我讲一些女儿家的悄悄话。比如「王爷今天穿了红色的褙裤」，我不信，于是她怂恿我去扒王爷的衣服。

也不知是怎么的，我就真的这么大胆，蒙着一层面纱就去扒了王爷的衣服，结果看到王爷穿的是绣花褙裤。

我以为我们能一直这么快乐地相伴，在宫中生活下去，直到一天，她告诉我，她是穿越的。

她来自二十一世纪，她说在她生活的地方，没有皇帝，也没有奴隶，那里人人平等。那个地方，是一夫一妻制。她想要一生一世一双人的愿望，在这里实现不了。虽然，皇帝只宠幸她一个人。

然后她说，她要回去了。

后来几月，我就再也没能见过她，甚至宫中丧钟敲响的时候，甚至皇帝说「皇后薨了」的时候，我都不相信她死了。

我想，她一定是回去了。

没有皇后在，传说中的宫斗终于发生了，大家为了争宠不择手段。于是有一天，我死于一个小阴谋。

死的时候，我想，我一定要去皇后姐姐生活的地方看看。

那个地方果然很美好啊，只是醒过来后，我依旧在这个世界，只是失去了所有的记忆。

照着之前一模一样的人生道路，我进宫了，我认识了皇后，我扒了小王爷的衣服，皇后薨了，我死于宫斗.....

再重新开始，我进宫了，我认识了皇后，我扒了小王爷的衣服.....

是什么时候偏离了轨道呢？

我不知道。

也许是我在这个按部就班的世界，萌生了自己的意识的時候吧。

6.

「醒了？」高夜弦的气息痒痒洒在我耳侧。

我皱眉，想开口说话，结果发现自己嗓子哑的厉害。

「王府的床你睡不惯？」高夜弦从我身侧起开，端来一碗乌漆麻黑的东西，「来吃药，你睡不惯可以来找我啊，你睡池子边上干什么？」

「吹了一夜冷风，没发烧你可就谢天谢地谢我吧。」

「谢你干嘛？」我想伸手端药，却被高夜弦躲开了。

他尧起一勺，轻轻吹了口气，然后把他的口水吹了进去，「来，我喂你。」

我：「.....」

还是不了吧。

「别，」我嫌弃地躲开，「有点恶心。」

「啊？」高夜弦蹙眉，「不会吧。」他边说不会吧边把手探进被子抚上我的肚子，「你有喜了？」

「不至于吧.....我好像也没干什么啊.....」

什么，难道你对我干过什么吗！

「难道纸……」他突然打住，岔开话题：「先喝药吧。」

只？纸？还是什么？

没等我问出口，他一那勺药直接灌进我嘴里，苦味直冲天灵盖，差点就要苦死去投胎了。

许是见我苦得直翻白眼，他十分好心地掏出一把糖，哄我：「你看，好多糖。」

看到了，你倒是给我啊！

「喏，这个糖啊，可好吃了呢。」然后我眼睁睁看着他把糖一股脑全塞自己嘴里了。

我：「？？？」

哥你夺笋呐！竹子砍到底也就只剩笋了吧？春天还没到你就把笋拔完了吗？

「嘶——」他痛苦地龇牙，「甜死我了。」

我的内心毫无波动，甚至有点想掀开被子跟他干一架。

人类的悲欢并不想通，我只觉得他们吵闹。

「你苦死了，我甜死了，你看我们，多么登对。」

「.....」

突然，脑海里晃过小王爷被我压在身下扒了衣服的样子，我心下一动，掀开被子就是干。翻身一下压在他身上，结果那碗药他没拿稳，直接撒了我一身。

顶着满身中药的苦味，我欲哭无泪地伸手抓着他的衣服，「高夜弦。」

高夜弦一脸懵逼地看着我，应道：「我在。」

「我，我好苦啊。」我尴尬地准备松开手翻身下去，却被他另一只手抓住了手腕。

「赵梓，」他挺起背，将我往他怀里带，「可以吗？」

「啊？」可以什么？

「我可以.....」他的唇凑了过来，「对你做坏事吗？」

可以可以可以，你别墨迹了，宝，人家想要甜甜的亲亲。

得到同意后，「咣当」一声，那药碗就被高夜弦扔了出去。

我们的第一次，是中药味的苦，也是糖果味的甜。

7.

完事后，高夜弦捂着被子娇羞道：「完了，人家不干净了。」

我：「……」

我累得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，只能干瞪眼瞅着他。

他哈哈大笑地凑过来又亲了我一口，「疼不疼啊，我给你揉一揉？」

别，你已经用这个蹩脚的借口多吃了好几次了。

「高夜弦，」酣畅淋漓的情事让我沙哑的嗓子雪上加霜，「你不会被我传染感冒吧？」我有点担心。

「没事儿，」他闷进被子，「……我身体倍棒，才不会呢。」

哦，行吧。

我累得眼皮子打架，懒得再管他。

日后清醒过来，我才反应过来我干了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——我睡了王爷！

我！一个冷宫弃妃！睡了！王爷！

对此我只想哦谢特妈惹法克。

坐在王府池子边的一块大石头上，我双手交叉抵在下巴处沉思：要是这事儿被皇帝知道了，那我爹我哥不是玩完了？

救命，我赵梓是我赵家的罪人。

哦也不对，冷宫弃妃，意思不就是皇帝跟我离婚了吗？

等等，这么说好像也不对劲。

没等我想出个合适的解决办法，就听小厮禀报：「皇帝给王爷赐婚了。」

「啊？」我愣住。

想起来，似乎在我死于宫斗那年，高夜弦的确是被赐婚了来着。

「赵梓！」高夜弦马不停蹄朝我奔过来，「我回来啦~」

「呃，」我猝不及防被他抱了个满怀，「回来就回来，不要动手动脚。」

高夜弦：QAQ

「怎么，」他把我的头发揉乱，「心情不好？」

当然了啊，你到底懂不懂女孩子的心思啊！

「哦，你是不是担心你爹他们。」他埋在我的秀发间深吸一口气，「.....」

「你几天没洗头了，我的臭宝。」

我：「.....」

「之前给你做的分身，以你的身份与北郡王子和亲。」

「啊？」不是吧，一根头发？那北郡王子太惨了吧。

「我跟你爹他们商量过了，就说你是赵梓的孪生姐妹，我与你两情相悦，不日我会求皇兄赐婚。」

「那.....」那你现在的这个赐婚怎么办。

高夜弦笑了笑，打了个响指。

那一瞬间，我感觉整个世界变幻，却又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。

「结束了，」他说，「没有什么能阻隔你和我。」

8.

有些问题，我想知道很久了。

比如高夜弦为什么有时候能知道我心里想的是什么，比如他为什么能用头发做分身，比如他为什么摇花手结印，比如他是怎么样让大家认不出我的.....

但是他既然没有想主动解释，我就不会去问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。

大婚之日，天象异变，高夜弦轻轻吻了吻我的手。

「你在干嘛？」

「签订誓约，」他抬眼笑道，「怕你后悔，我就先下手了。」

签订誓约是啥，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。

「那是什么？」

「结魂契，」他说，「从此以后，你的魂魄归我。」永生永世，都归我。

「好啊，」我打了他一拳，「从此以后，你也归我。」

9.

我叫夜弦，一个仙界公务员。

兴趣爱好是看司命写的话本子，司命的话本子有趣极了，像是看着一个个小人偶慢慢长大、成亲、生子，最后变老死去。

小人偶，俗称纸片人。

有一个世界出了异动，出现了个外来人，她的思想与当世不符，为了避免那个世界出现暴乱，我被司命委托下去解决那个外来人。

结果刚下去，那个外来人就怂恿了一个小姑娘扒了我的衣服。

我：「……」

我知道这个小姑娘，毕竟我在仙界的时候看过好几次这个话本。她不像那些只知道争宠的妃子一样，她可爱得紧，可爱到

我在仙界的时候都曾偷偷求司命写有关她的同人本，让她也能有一个美满的结局。

原先，一直以为纸片人就是纸片人，但当真实接触后，才知道纸片人也有感情，也有血泪。只是他们只能被禁锢在原有的世界轨道中，按部就班，没有属于自己的真正意识。

直到一次，因为被召回仙界打工，迫不得已挂机了「高夜弦」，打完工后回到小世界，已经过去了一个月。

听说那个扒过我衣服的小姑娘，在皇帝面前嚷嚷着自己是穿越的。我头疼地去找她，看看是不是又有外来人。但最主要的是，我想知道到底是不是有外来者占了这个小可爱的身体。

那夜潜入冷宫看到她后，我就知道，她不是外来人，她只是在机缘巧合下，萌生了自己的意识。

当纸片人拥有了自己的意识后，事情就会变得很难搞。因为她被打入冷宫，没有按着原定世界轨道来，导致我必须想办法填上原本的剧情空白。

只是这个纸片人在萌生了自己的意识后好像变得更加可爱了，连带着一些莫名其妙的情感，我对她口中的「男神」生了醋意。

我想我要完了，我好像对一个刚萌生自己意识的纸片人有了感情。

想知道她在干什么，想知道她在冷宫有没有受委屈，想知道她.....想知道她的一切。

我完了，当我回过神来时，我已经在冷宫了。我完了，真的。

夜弦，你完了。

后来带她去宴会，因为那时有一段剧情，北郡王子看上了王爷身边的女人。在不知道什么的感情的驱使下，我带她去了。只是当时为了补足其他剧情，我没有多余的法力，只能在她额头上设个禁制。

为了方便沟通，我特地开了个权限，只要她愿意，我就能知道她内心所想。

原想表演一个舍身护美人的，结果上头突然就有工作，被召回的猝不及防。还好赶得及，没搞砸，她还没被北郡王子捞去。

只是我清楚知道了一点：我真的完了。

我栽在一个纸片人身上了，但是没关系，只要跟她结下魂契，等这个小世界结束，我就能带她回仙界。

永生永世，都要纠缠在一起。

作者 @邪魅的摔跟头